

(7) 天涯诗海

十一月印象

(组诗)

■周丹

立冬

是开始,也是结束 一整个秋季的收获,最终藏在 冬的盒子里,盖上。 收紧衣领,迎接愈来愈冷的

静谧的土地下 万物沉沉睡去 群山,用枯墨笔法 在天地间画下留白 村庄是水墨的,河流 是宁静的

厚德,载物。 立冬,是辩证的时令 将万物收回,将力量藏于 大地之下 只是为了勃发和一击, 为了,下一季的春天

卸载

十一月,在空气与风的缝隙处 卸下多余的表情 向醒着的事物致敬—— 向窗棂上坚持的窗花 向冰层下游动的黑影 向在田垄里 弯腰除草的父母

有人把落叶堆成圆的形状 左边是秋天,渐行渐远 右边是寒冬,越来越近 你说,肃穆本是世界的 一层外衣 沉寂是必然的

可是,这是卸载的季节啊 树木卸下年轮 灯塔卸下黑暗 钟摆卸下回声 而我们,卸下所有沉浮在尘世

伪装和比喻,只是为了 轻盈上场

霜迹

收起最后涟漪的,一定是 寒潭。在薄雾中渐渐显现轮 廓的

一定是眼前的山脉 我们不能只看到树木删减繁

素色的白和灰,却忘了它原始 的形貌

忘了它的枝干,也曾在寒风凛 冽中素面交错

霜,是一夜形成的,来得 悄无声息,却又欣欣然 不像调整坠落姿态却迟迟不肯 落下的叶子

不像将暮色平铺在荒原不愿放 开的晚照

> -其实它们都不懂 秋和冬,其实是一体两面 最沉重的成熟 往往结在向阳的背面

小雪

十一月,未必真的有小雪 念这个名字,口中便有一种 轻柔的触感,像融化了 一整天的凉

天空是什么也不说的,它 仿佛是一幅做旧的古画 瘦硬的、黢黑的枝干 被风吹乱的树叶和凝在草尖上 的晶莹

> 将雪未雪 小雪,是"似"与"不似"之间 以极轻微、簌簌的声响 沉在心底





花

孔夫子说,多识于鸟 兽草木之名,其实非名而 是即性,是它们的花性值得思 考,值得付出。

花性即人性,花镜即心境。



生机勃勃的三叶草。 蒙海龙 作

对头莲

两棵对头莲,本来是花盆里淘汰 下来准备扔掉的,正好有一大一小两 个空花盆还没想好种什么,便顺手栽 下。于是,它们就在我的窗台下安了 家,隔三岔五浇点水,没怎么上心。 几个星期后,这两棵濒死的对头莲, 双双冒出了嫩绿的新叶,绿中有黄,

黄中带绿,生机勃勃,尤为喜人。 我喜欢对头莲,家里已有五盆大 的,加上这两棵小的,足足七盆了。

冬去春来,养了一冬的对头莲, 当初它们一般大小,只因栖身的花盆 有大小之别,数月之后,生命的状态 竟截然不同。大花盆里的那棵,叶片 宽厚,球茎饱满,明显壮硕许多。

花盆的尺寸大小,决定了它们的 长势。生命所需要的,不过是相等量 的一方水土,一点机缘,但花盆的边 界,无形中划定了各自生长疆域。空 间广阔,生命得以舒展、丰盈;天地狭 小,纵然竭力生长,也难免局促受限。

我还有两棵大对头莲,养了十年 之久。这十年间,我不知"捆绑"了多 少回,叶子长得太松散,像小鸟断了 翅膀一样耷拉下来,我不得不把垂下 的绿叶剪去。

后来,我受楼角边一棵柳树的启 发,拐角处不见阳光,它就拼了命地 向上生长,以为自己能长过二十几层 的楼房,这样就能见到阳光了。楼房 无意中成了遮风挡雨的地方,束缚也 可能成为另一种生长的姿态,是迫不 得已。我想着把对头莲放在阳台的 拐角,叶子是不是受拐角的束缚,也 能向上生长?

果不其然,放在那里后,两棵对 头莲峥嵘向上,没有一片叶子耷拉下 来,叶片有了筋骨。

环境的束缚,是彻头彻尾的桎 梏,有时深陷囹圄般,但有时归结起 来,又能幻化成另一种生命的姿态。 环境的利用是在斗转星移、日生一日

中参悟到的大学问、大智慧。

仙人掌

仙人掌是什么时候从岳母那棵 老枝上掰下的,已经记不清了。栽在 盆里,无人问津,它就在被遗忘的角 落里沉默着,我看不出它有一丁点儿 的成长迹象。

直到开春时,我看见小小的掌尖 上,冒出了五个嫩芽。起初我不以为 意,固执地以为仙人掌是旱生植物, 生长缓慢是它们的习性。这一点,是 我的孤陋寡闻。

从那以后,这棵小小的仙人掌, 看出了我不屑的心思,以一种不可收 拾的姿态,从春到夏,夏到秋,铆足了 劲地生长。待到国庆期间,竟长到了 原来的七倍大,昔日那片小小的掌 叶,已成了粗壮的块茎。

生命中的很多时光,不都是用来 向上可见的发力状态,其实,向下的 隐性生长,才是生命的伟力所在。 向下的时间或许更长,需要我们有足 够耐心,才能看到生命向下之后向上 的勃发。

龙吐珠

花色好看,花名也大气。

刚买回来时,和寻常花一样,按 时浇水、施肥。没承想这般"精心"侍 弄,换来的却是接连几年不见花开的 失望。它成了疯长的爬蔓,毫无节 制,把不大的阳台绕了满满一圈。

后来剪下一枝给了父亲。父亲 素来爱花,家里的阳台就是个小花 园,每逢年节,他还会在花丛间挂上 彩灯,一闪一闪,格外好看。

父亲养的那棵龙吐珠,让我有了 全新的认识。只见那花儿,像一团团 轻盈的云,缀在翠绿的花枝上,一簇 一簇;待那红色的花心慢慢舒展、吐 出,更是喜人,那云朵从雪白变成了 微紫。龙吐珠的水蔓需要及时修剪, 水分更要恰当,多则生蔓,水少则萎。

养花之道,也是修心之功。花如 镜,一朵花的生长状态就是一个人的 成长迹象,剪花如修己,剪去的是芜 杂,留下的是风骨。

古人云,一日三省吾身,又言,子 不教,父之过,其中暗藏的,不正是成 长需时时修剪的道理吗?

三叶草

我其实很讨厌三叶草。

这家伙死皮赖脸,只要一盆里有 了,有多少盆花就有多少盆三叶草。 如果是一两棵,点缀一下,那当然好 了,可是无休无止地生长,太过茂密 就成了一种厌烦。

但这就是它顽强的生命力。

还有一点,也是最值得敬佩的。 它的种子被装在一个类似"火箭筒" 的里面,从嫩绿到褐色,一旦炸开,真 如子弹发射,再借助风力,数十米开 外也能到达,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 种子,却成就了它繁衍的方式。

有一次,我修理阳台晾衣架,两 个凳子摞在一起,刚好看到棚顶,见 棚顶有许多褐色的小点,仔细看,发 现竟然是三叶草的种子。我估算了 一下,从花盆到棚顶直上直下的距 离有两米多,它竟然能落在棚顶,种 子好像一个小小吸盘,牢牢吸住。再 看三叶草,逆光看它小小的叶子,绿 得像翡翠,薄如蝉翼。还有细碎的黄

花,米粒大小,金黄金黄,浓郁的色

我对这一粒粒小小的种子,肃 然起敬,从此也改变了我对三叶草 的坏印象。我想,在三叶草的世界 里,每一粒沉睡的种子都有一颗飞 翔的心。

紫罗兰

我想到了几首诗。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

"少年不知勤学苦,老来方知读 书迟。"

惜时的诗词很多,都是写给紫罗 兰的,也都是紫罗兰给予我们的。

紫罗兰是我见过最忘我最忘情 最惜时的一种花。紫色的花,碎碎 的,拥挤在一起,紫的浓郁,流光溢 彩。细算起来,我养紫罗兰有五六 年了,这五六年里,寒暑往来,紫罗 兰就没有休息过,天天开放。

我常常想,紫罗兰的花怎么会 以这样的姿态绽放,我站在它面 前,看见自己局促不安的心脏,脸 色越发红润。仔细对视,确信这是 一种丑,一种羞愧,时间挥霍得太 多了。人生忽如寄,挥霍终成悔 一朵花尚能这样开放,我们应该感 到汗颜!

与一朵紫罗兰对视,头脑逐渐清 明,目光变得深邃,胸怀无限宽广。

紫罗兰是一朵伟大的花。在它 的蓝色里绝非藏着忧郁,而是密集的

想想,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一技 之长。孔夫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其实非名而是即性,是它们的花 性值得思考,值得付出。

花性即人性,花镜即心境。



每座城里都藏有故乡

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 城,也许是小时候待过的地方,也许 是曾经走过的地方。那城空气沉静, 时常飘过柴火的味道。那里有浓烈 的色彩,花草肆无忌惮生长……"我 曾沉醉于许多城,每一座城都流淌着 动人的时光,那些时光里的我,也温 润生长着。

最初让我魂牵梦绕的那座城,是 隐匿在绵延群山之中的我的家乡小 城。山居的我们,儿时一年到头,唯 有过年或重大事情时,才有那么一两 次机会,被父母带着辗转颠簸坐车去 城里看看。于当时的我而言,家乡小 城是这世间最繁华、最美好的所在。 哪怕刚刚在医院挨了一针,只要瞧见

▲ 有趣说说

回文诗,顾名思义,就是一首

苏轼的《记梦》是一首回文诗:

"空花落尽酒倾漾,日上山融雪涨

江。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辗斗晴

窗。"倒过来读就成了:"窗睛斗辗小

团龙,活火新瓯浅焙红。江涨雪融山

上日, 漾倾酒尽落花空。"这首七言诗

描写了梦中火炉上温酒畅饮的情趣,

碧草,夜凉低月半梧桐。人随雁远

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回文则

读为:"空阁绣帘疏映雨,暮城边远

雁随人。桐梧半月低凉夜,草碧余

花落晚春。"无论正读反读,都是一

首意境幽美,空灵悠然的春夜月晖

然:"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

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手红

冰碗藕,藕碗冰红手。郎笑藕丝长,

长丝藕笑郎。"它使我们看到了夏日

午后红粉佳人的缱绻情丝,正读、反

都押韵。先看《春》:"花朵几枝柔傍

砌,柳丝千缕细摇风。霞明半岭西

有名的《四时回文诗》顺读倒读

读都能连贯达意,韵味无穷。

苏轼的《菩萨蛮·夏闺怨》情趣盎

图,浑成自然,妙趣卓绝。

苏轼的《织锦图》:"春晚落花余

无论是顺读还是回读,都很有意境。

诗,正读倒读都可以,非常有趣。

闲来趣读回文诗

那林立的高楼,再吃上一碗城里热气 腾腾的羊肉糊卜,便会心花怒放。

盼到初中,我们要去城里上学, 尽管学校位于城郊,可也令我们欣喜 不已。我最喜欢周六,恰逢是学校附 近一条小街的赶集日,和几个要好的 同学趁吃饭的时间偷偷溜到集市上, 五彩的香包,软纱的头花,各种晶莹 的串珠……样样都能把我们的目光 勾住。那时,我满心羡慕生活在城里 的人,而我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同学, 对这些习以为常。

长大后,我走出大山,才惊觉山 外有山,城外有城,而且有着数不清 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繁花似锦、车 水马龙,渐渐地,我竟难以察觉这些

斜日,月上孤村一树松。"短短一首

冷,齿漱清泉夏井寒。香篆袅风清

缕缕,纸窗明月白团团。"夏的情调

水白,柳风凋树晚山苍。孤帏客梦

惊空馆,独雁征书寄远乡。"寂寞人

户,雪飞风冷夜关城。鲜红炭火围

炉暖,浅碧茶瓯注清茗。"雪花纷纷

写得极好,但独缺作者名:"悠悠绿

水傍林偎,日落观山四望回。幽林

古寺孤明月,冷井寒湖碧映台。鸥

飞满浦渔舟泛,鹤伴闲亭仙客来。

游径踏花烟上走,溪流远棹一篷

开。"这是一首绝妙的回文诗,顺读

和仄押韵,触景生情。反读充满诗

情画意: "开篷一棹远溪流, 走上烟

花踏径游。来客仙亭闲伴鹤,泛舟

渔浦满飞鸥。台映碧湖寒井冷,月

明孤寺古林幽。回望四山观落日,

偎林傍水绿悠悠。"闲来趣读回文

诗,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的时节,围炉品茶,是多么惬意啊!

儿最怕秋,转眼看已是秋声。

再来读《夏》:"凉回翠箪冰人

《秋》是这么写的:"芦雪覆汀秋

《冬》的内容是:"天冻雨寒朝闭

有一首刻在河边的回文诗,诗

小诗,春的韵味跃然纸上。

便是炎热中寻找清凉。

城市之间的差别。

直到有一次,在烟雨蒙蒙的三 月,我和闺蜜踏入了沈从文笔下的那 个边陲小城——凤凰古城。当我们 攀上一座桥,眼前的景象瞬间豁然开 朗。一座座吊脚楼如诗如画般静卧 在绿油油的沱江两岸,远处黛色的山 峦在雾气中半隐半现,宛如一幅淡雅 的水墨画。我们情不自禁地丢开手 中的伞,欢呼雀跃起来。那一刻,我 心里某个尘封已久的开关仿佛被打 开,在一座小城生活的幸福感如潮水

我还钟情过一座位于新疆的小 城。西北的天空纯净而辽阔,那里的 阳光日日明媚,即便在炎炎夏日,也 丝毫不觉毒辣。小城的日子慢悠悠 我常常会在公园的半坡上,静静地坐 上一上午,观赏着盛装跳舞的人们。 小城的瓜果格外便宜又香甜到爆,提 一兜葡萄,买上一个刚出炉的馕,再 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烤着羊肉串,那 样的光阴,如水,如诗。

因为一个人,爱上他的城,再择 那城终老。爱人的家乡虽也是一个 很小的城市,我却在第一次走进时就 爱上那里。小城的楼层都不高,街道 也很安静,一到夜晚,悄无声息,我却 迷恋上那份寂静。我们在小城的边 缘买了一套房子,安了家。我格外喜 欢小区楼下的那条街道,它一边通向 图书馆,一边通向城外的田野。街道 的两边是成排的栾树和桂花树,一到 秋天,火红一簇,金黄一簇,浓墨重彩 里飘香,要有多迷人就有多迷人,我 在这些欢喜里仿佛看到了余生的模 样,温馨而美好。

这一座座城,都藏有故乡的模 样,温暖又亲切。这一座座城,都种 有梦想,那是心灵开花的肥沃土壤。

霜是有性情的,看似 冰冷,却也温顺,不似雪 那般张扬甚至轻狂,也不 如露那样湿润而且缠绵, 它来得寂静无声,款款深 情:晨起推开窗户,发现 阶前草叶已覆上层层白 雾,似昨夜月娘离去时撒 下的碎银;夜间路过公 园,惊觉花木丛中早泛起 颗颗露珠,又好像是织女 临走前遗落的青丝。

"枯草霜花白,寒窗 月新影。"诗人除了爱"饮 雪",总爱与霜对酌,与秋 同醉。"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晚 唐才子杜牧眼里,是霜染 红了秋山的热烈;"月落 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愁眠。"于张继心中,是霜

遍

地

陪伴了孤旅的清寂。 "霜降见霜,米谷满 仓。"和诗人一样懂得霜 的深意,还有农人,他们 知道霜是秋的终章,冬的 序曲,此时此刻的沉淀, 只为来年的新生,故而把 沉甸甸的玉米,悬挂在屋 檐下;将红彤彤的辣椒, 置放在窗户边……他们 要让这些食物,裹着晨 霜,浸透夜露,才能在接 下来的寒日里,化作人间

烟火,滋养一家老小。 霜染时光, 历久弥 香。正是霜把秋勾勒得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才有了枫树经霜浸润,燃 作一团火;才有了银杏遇 霜而黄,铺就满地金。就 连那窗外的竹,篱边的 菊,也因霜的淬炼,愈发

彰显风骨

"山明水净夜来霜, 数树深红出浅黄。"在时 光渲染的另类浪漫,看浓 到极致的别样风华,别再 犹豫,大胆地去万里霜光 中追寻流云新月,更在半 盏暖酒中奔赴一场季节之 约吧——向着秋的最深处 漫溯,向着冬的最浅处走 去。这样,当露珠在夜色 里慢慢凝聚,而霜花在晨 光中渐渐消融,我们距离

"冬天来了,春天还 会远吗?"我问霜花,它没 作答,可我总是觉得,它 什么都告诉我了啊!

春天,更近了一些。

一双鞋,一生情

1987年冬天,母亲考虑到父亲 的老寒腿,便瞒着他在镇上花20多 元钱买了一双黄色的牛皮鞋。可又 不敢当面给他,怕挨骂,因为这双鞋 在当时的价格很贵。我安慰母亲: "妈!别担心。我去送,保管爸喜 欢。"当我讨好卖乖把这双牛皮鞋送 到父亲手里时,他愣了半天,然后穿 在脚上试了试, 眉开眼笑一个劲儿 地夸我:"这鞋合脚,暖和,知父莫如 儿啊。"我心里美滋滋的,回头看看 母亲,她也忍不住偷偷笑了。

此后,父亲穿上这双牛皮鞋,走 路时碰到石头尖、泥水窝,总是小心 翼翼地避开,生怕损坏和弄脏了 它。然而有一次,他的举动却让我 很无语。那天早上,我和他离家不 久,天上就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 走着走着,他突然蹲下身把牛皮鞋 脱了放进背篓里光着两脚板走路。 我大惑不解,问他有鞋为何不穿,不 冷吗? 他白我一眼,说不冷,一会儿 脚板就走发热了,还解释牛皮鞋容

里抬出来时,就像两根刚从冻土里 拔出来的红萝卜,又红又肿。母亲 骂父亲憨头、宝屎(方言,形容人实 在,不懂变故),有鞋不穿受这份 罪。可是,嘴里骂着,心里疼着,赶 紧到厨房烧热水给他泡脚取暖。

……"望着父亲,我热泪盈眶。

记得父亲曾开玩笑对母亲说: 哪天离世了就穿上这双牛皮鞋体面 地去另一个世界。母亲嗔怪,阳间 人过世都穿崭新的千层底布鞋,不 然到不了极乐世界。不过,后来父 亲离世,母亲还是交代我们把这双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双牛皮 鞋——哪里只是一双鞋? 它是母亲 省吃俭用的牵挂,是父亲小心翼翼 地珍视,更是两位老人相濡以沫一

光阴故事

父亲这辈子穿烂多少鞋?对我 来说是未知数。但他有一双黄色的 牛皮鞋,直到离世还保存完好,它承 载了他和母亲一生的深情厚意。

易吸雪水,久了就会把牛皮磨烂

……我劝不动他,只剩下抱怨。 回到家,当父亲把脚板从雪窝

其实父亲知道这双牛皮鞋不是 我买的。有一天,他终于揭穿我的 谎言:"儿啊!关于这双鞋,你妈那 天晚上就在枕边上向我坦白了,她 省吃俭用给我买这么贵的鞋,我哪 能怪她咧?我还舍不得把它穿烂呢

牛皮鞋随他用过的旧物一起烧了。

生美好爱情的见证。